

苏联景观学的发展

[苏联] A. Γ. 伊薩欽科等著
中山大学地质地理系編譯

商 务 印 书 館

苏联景观学的发展

[苏联] A. Γ. 伊薩欽科等著

中山大学地质地理系編譯

商 务 印 书 館

1962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书主要内容是叙述苏联自然地理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景观学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书中第一篇文章对这方面的问题作了概括性的论述。第二、第三和第四篇文章论述了与自然地理学和景观学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三位学者的地理思想。其余两篇文章则对景观学中的两个新方向，景观地球化学和生物地理群落学的创始人的思想作了介绍和论述。从这些文章中可以了解苏联景观学产生、发展的情况及其今后发展的趋向和远景。

本书可供地理、农、林、水利、生物等研究人員和高等学校师生参考。

苏联景观学的发展

[苏联] A. T. 伊薩欽科等著

中山大学地质地理系編譯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門外翠明庄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07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統一书号: 12017·135

1962 年 3 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12 千字

印张 4 5/16

印数 1-1,500 册

定价 (9) 0.55 元

前 言

任何一門科学或学說都有它自己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有它自己发展的規律性。景观学也是这样。在苏联，景观学的产生是与俄国古典地理学和一系列部門地理学科（特别是土壤学和生物地理学）的发展分不开的，特别是与道庫恰耶夫学派的先进的唯物主义思想分不开的。景观的科学概念的出現是这个学派的核心思想——自然綜合体思想——的自然发展。同时，景观学的产生和发展又是与国民經济（主要是农业）的实际需要紧密相关的。因此，我們在了解景观学时，首先应从这門学科在苏联发展的历史开始。

本书一共选譯了6篇文章。第一篇文章“苏联景观学40年的发展”对苏联景观学的发展作了全面的和比較詳細的叙述和分析。文章首先指出了景观学与俄国古典地理学的先进的唯物主义思想——道庫恰耶夫学派的思想——有着直接的继承性，然后分三个时期对景观学思想的发展作了論述，最后叙述了这門学科的現狀、任务和广闊的发展前途。接着下面三篇文章分別对Г. И. 維索茨基、Г. Ф. 莫罗佐夫和С. С. 涅烏斯特魯耶夫等三位科学家的地理思想作了論述，着重指出了他們对綜合自然地理学理論的貢獻。第五篇文章“B. B. 波雷諾夫的景观学說发展的基本阶段”，对苏联景观学的主要代表人之一和景观学的一个分科——景观地球化学——的創始人 B. B. 波雷諾夫的景观学說的发展作了詳細的叙述，令人信服地論証了波雷諾夫的全部科学活动都是按一个主要方向即建立景观学說的方向有目的地发展着，而且为景观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很有前途的方向——景观地球化学。最后一篇

文章对苏联著名地植物学家和景观学的另一分科——生物地理群落学——的创始人B. H. 苏卡乔夫的创造道路作了叙述,指出了他在地植物学和景观学发展中的作用以及生物地理群落学方法对于景观学研究的意义。

但是,应当说明,对于苏联景观学发展起有重大作用的科学家是很多的,由于缺乏适当的原文,这里所译的几篇文章远远没有包括全部有关的科学家。比如,关于为景观学在苏联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的B. B. 道庫恰耶夫、苏联景观学创始人Л. С. 貝尔格等人的地理思想和科学活动,就没有找到适当的论述文章收入本书。

本书由李世珩、鍾純智、陈君蔚等三位同志担任翻译,然后相互校对,最后由李世珩同志负责总校订。

中山大学地质地理系

1960年3月20日

目 录

■ 前言	中山大学地質地理系	3
苏联景观学 40 年的发展	A.Γ. 伊薩欽科	1
Г.Н. 維索茨基的主导地理思想和他对地理学理論的 贡献	A.Γ. 伊薩欽科	26
Г.Ф. 莫罗佐夫的地理学思想	A.Γ. 伊薩欽科	47
С.С. 涅烏斯特魯耶夫的地理学思想	A.Γ. 伊薩欽科	68
В.В. 波雷諾夫的景观学說发展的基本阶段	Е.М. 帕尔費諾娃	73
В.Н. 苏卡乔夫的創造道路及其在地植物学和景观学 发展中的作用	В.Б. 察恰瓦	113

СОДЕРЖАНИЕ

А. Г. Исаченко. Развитие ландшафтоведения в СССР за 40 лет.	1
А. Г. Исаченко. Руководящи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идеи Г. Н. Высоцкого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ую теорию.	26
А. Г. Исаченк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идеи Г. Ф. Морозова.	47
А. Г. Исаченк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идеи С. С. Неуструева.	68
Е. И. Парфенова. Основные этапы развития учения Б. Б. Польнова о ландшафтах.	73
В. Б. Сочава. Творческий путь В. Н. Сукачева и его роль в развитии геоботаники и ландшафтоведения.	113

苏联景观学 40 年的发展

A. P. 伊薩欽科

景观学說已經在几十年过程中不断地引起各国地理学家們的注意。可以肯定地說，地理科学史上現阶段的开始即与景观学說的产生有关，而这个学說本身，現在是自然地理学的核心，它的最重要的部分。

景观学只是在苏維埃政权时代才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科学学科，但是它的发展同俄国古典地理学的先进的唯物主义思想有着直接的和深刻的继承性。这种思想的代表主要是道庫恰耶夫学派的地理学家們，这个学派吸取了和概括了活生生的人民經驗和 20 世紀初俄国自然科学所提供的一切优良东西。

十月革命前时期的地理思想的最重要的成就是自然地理綜合体思想。这一思想在 B. B. 道庫恰耶夫的著作中第一次得到了清楚的反映，并在后来由他的学生和继承者加以发展。

地理綜合体的实质在于，地表的一切自然組成成分、有机界和无机界的一切現象——气候、地形、水、土壤、植被、动物界——是紧密相互制約的，而且作为統一的复杂的物质体系的一部分发展着。

地理綜合体，这不是抽象的和臆測的概念，而是真正創造性的思想，道庫恰耶夫学派的地理学家們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都遵循着这一思想。关于自然綜合体或地理綜合体——自然地帶，地方“型”，(тип местности) 或地方“屬”(род местности)，而后为景

观——的观念,是我们对地形形成过程、气候、天然水、土壤、动植物群聚的构造和动态进行研究的统一起点和基础。另一方面,地理综合体学说即现代自然地理学的发展,如果没有地理科学体系各特殊分科方面的深入工作,也是不可思议的。土壤学和生物地理学的发展特别促进了地理思想的进步。在俄国,土壤学、生物地理学和景观学是在道庫恰耶夫学派的总的范围内形成的;这个学派的最著名的代表,其中包括 B. B. 道庫恰耶夫本人及其最亲近的学生(Г. Ф. 莫罗佐夫, Г. Н. 維索茨基, А. Н. 克拉斯諾夫, Г. И. 唐菲里耶夫),都同时是地理学家、土壤学家和地植物学家。

B. B. 道庫恰耶夫及其学派的活动的特点,以及接近这个学派的其他许多俄罗斯地理学家(如 А. И. 沃耶科夫)的活动的特点,是具有明确的实践目的和善于把理论要求同实际需要结合起来。B. B. 道庫恰耶夫的学说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民经济的需要而产生的。B. B. 道庫恰耶夫及其继承者曾经建立了农业用地统计与评价、防旱的科学基础,草原植林的理论,农业经营的地带性原则,地域的合理组织。关于自然综合体的综合观念一直是道庫恰耶夫学派所拟定的利用与改造自然的全部措施的理论基础。B. B. 道庫恰耶夫说道,为了学会驾驭自然,必须考虑到“整个统一的、完整的和不可分割的自然界,而不是它的片断部分”;经济的全部自然因素——土壤,气候,水,有机体——应当得到“全面的和必须从它们的相互关系出发的”研究^[11], 97—99 页)。

B. B. 道庫恰耶夫在自己的创造道路的末期得出了必须建立一门单独的科学的思想。这门科学是“关于那些错综复杂的多种多样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学说,也就是关于那些支配着存在于所谓活的自然界与死的自然界之间的永恒变化的规律的学说”^[11], 416 页)。道庫恰耶夫未能实现他准备付予这门新科学的巨大劳动,但是他关于自然地带的著作已经是这方面的一个开端。

道庫恰耶夫的自然綜合體概念發展的下一階段是關於地理景觀的科學概念的出現。理論研究和國內區劃工作的實踐使許多研究者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地表系由客觀存在的各個地域單位所構成，這些單位之中的每一個都是自然對象和自然現象的有規律的結合。1913年，Л.С. 貝爾格把這樣的地域單位（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ая единица）叫做地理景觀，並對它下了如下的定義：“自然景觀是這樣一個地區，在這裡地形、氣候、植被和土壤的性質匯合為一個統一的、和諧的整體，它典型地重複出現於地球的一定地帶範圍內”（^[4]，471頁）。Г. Н. 維索茨基；Г. Ф. 莫羅佐夫，А. Н. 克拉斯諾夫，А. А. 包爾佐夫，Р. И. 阿保林（Р. И. Аболин）差不多是同時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彼此獨立地發表了類似的意見。

Л.С. 貝爾格最徹底地發展了景觀概念，同時我們主要應當感謝他，是他把這個概念運用到地理科學中。Л.С. 貝爾格第一個認為，正是景觀是地理科學的對象。同樣值得強調指出的是，Л.С. 貝爾格指出了景觀與自然地帶之間的相互關係；他把自然地帶確定為“同一類景觀的分布占優勢的地區”（^[5]，118頁），並把它們叫做景觀地帶。因此，Л.С. 貝爾格在進一步加深道庫恰耶夫的自然地帶概念和使其具體化方面具有最大的功績。他寫道：“顯然，道庫恰耶夫的自然歷史地帶並不是別的什麼東西，而正是景觀地帶，同時他所熱忱加以論證的那門關於相互關係的科學也就是景觀地理學”（^[6]，128頁）。

遠在十月革命以前時期，景觀思想就已在地理學家中間和自然科學家中間得到了廣泛的承認，但是當時還沒有已經確立的景觀學說。

二

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地理科學發展的條件發生了根

本的改变。如果說从前对国内生产力的研究主要是按个人的倡議进行,那么,在苏維埃国家里这种研究則成了国家的事业并有了計划性质。远在國內战争与武装干涉結束后的头几年,地域研究就达到了空前的規模。

在旧的俄国,作为科学专业的地理学是不存在的,那时几乎全部地理学家实际上都是靠自学的,而且其中許多人只是附帶研究地理学。仅在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即在 1918 年,由于在列宁格勒建立了地理学院(后来这个学院并入列宁格勒大学,成为地理系),才开始培养具有高度水平的地理专家。同样也是在苏联第一次建立了地理科学研究机关网。

地理学理論的胜利发展,如果沒有思想上的革命,沒有把科学从阻碍其发展的資产階級唯心主义世界觀的影响中解放出来,那將是不可能的。同样也只有十月革命以后才有可能在辯証唯物主义基础上逐漸改造地理学的理論。

苏联景观学的最初时期主要包括本世紀 20 年代。这个时期的特征首先表现为在地域調查实践中牢固地运用景观法。应当指出,这时差不多还没有进行專門的景观調查;主要由科学院組織的綜合考察队是由各个不同科学专业的专家(土壤学家,地植物学家,地质学家等)組成的。但是,为各种国民經济目的(关于新的土地的农业开发,土壤改良,工业和水利建設等)进行的这些考察,却日益經常地得出了必須划分和研究各种自然地理綜合体的結論,它們提供了愈来愈新的事实,証明景观思想富有生命力和很大成效,并从而促进了景观学說的发展。

与此同时,綜合考察队的一些著名活动家也得出了最好以一个研究者来代替各方面的专家的整个集体(专家“綜合体”)的結論。例如,在 1925—1927 年間,为进行土壤改良曾經对頓河沙地进行全面的研究(这要求从相互关系和人类影响方面來說明地形、地

质构造、土壤、植被和动物界等的特征)。当时这项工作的领导人是В. Н. 苏卡乔夫,他曾經写道:“由于所有这些不同方面的考察工作彼此之間应当充分配合并集中于一点——說明整个立地(местопроизрастание)^④的环境条件;所以……应当认为,只有通过下一方式这个目的才能最完滿地达到,那就是把这些工作委托給具有进行这种研究所必需的真正的各方面的素养的一个研究者来进行”(1941, 4 頁)。

上述时期的野外調查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是最初的景观图的出現。应当认为,野外景观制图的先鋒是В. В. 波雷諾夫。他拟訂了进行詳細景观測繪的方法,并把它用来研究頓河沙地^[27]、拉赫亭盆地^[29]和蒙古的一个区^[28]。В. В. 波雷諾夫的方法的本质在于:“地图上所划分的和确定的……單位是自然地理景观,即首先具有同一类地貌条件而在該条件範圍內又具有一种性质的植物群落和土壤变种复合体的空間部分”(1937, 83 頁)。根据В. В. 波雷諾夫的意见,景观图可以具有特別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践意义:“……这种景观的地图同时是最生动的和內容最丰富的土壤图。象土地改良这样一些具有实践性质的問題必然要求正是以景观图来加以闡明”(1937, 84 頁)。

И. В. 拉林的有意义的著作同样是进行野外景观制图的最初的嘗試。他曾經确定了北里海区域的地形单元、土壤变种、植物群落和农业用地等之間的有規律的相互关系。这使他不仅能够分出“小景观”(микрорандшафт),而且还把它們表示在大比例尺图上。此外,这还使他編写了特殊的景观鉴定手册(определитель ландшафтов)。

本世紀 20 年代末 А. Д. 哥热夫关于研究苏联各种沙地的某些

④ 也可譯为“生长地”。——譯者

著作,也可以作为詳細景观調查和制图的例子。А. Д. 哥热夫当时写道:“确定和全面研究地方 (местность) 的各个景观是为經濟目的而研究地方的标准”。

最初的景观图大部分带有經驗性质。同时必須強調指出,它們不是專門景观研究的結果,而是在实际需要的压力下自发地產生的。因此,各个不同的学者(主要是土壤学家和地植物学家)都独立地得出了結論,认为为論証土壤改良措施、为查明天然飼料用地或闡明地域的农业开发远景而編制这样的地图是合理的。

往往在編制景观图时采用着“非景观的”名称。例如,Р. И. 阿保林(Р. И. Аболин)在 1929 年发表的哈薩克斯坦的旧阿拉木图州南部和旧錫尔州东部的“土壤植物”图^{[1], [2]}就是这样。这两幅图是 20—30 年代的景观图的良好例子之一。这两幅图是同一类型的;而且实质是用兩張紙繪成的一幅图,其比例尺为 1:600,000。它們的内容确实要比它們的名称广泛。編者在图上表示出了各种景观單位,其中每一个單位都同时用几个相互关联的指标来加以說明:地貌条件,土壤,植被和农业开发远景[例如:“1. 生长在壤质淺色土上的具有春季短生植物的几近純蒿草原。緩丘(黄土山麓)或准平原地形。在灌溉条件下达 75% 的面积可以用来播种作物,降水很少能保証旱作。 牧場质量中等”]。

由于进行野外調查和制图,結果便产生了区分各个不同等級的景观單位的必要性。В. В. 波雷諾夫、А. Д. 哥热夫及其他人都曾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当时还没有多少已經拟定的景观單位的分級(таксономия)^①。在进行大比例尺制图时通常分出“单元景观”(элементарный ландшафт)(В. В. 波雷諾夫)或“小景观”(И. В. 拉

① 我們現在一般都把俄文的“систематика”,“таксономия”和“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三字譯为“分类”,可是实际上它們三者的含意并不相同。为了在譯名上有所区别,我們將它們分別譯为“系統法(学)”,“分級(法)”和“分类”。——譯者

林)，但是它們的範圍沒有嚴格的規定。例如，B. B. 波雷諾夫在拉赫亭盆地（比例尺為 1:21,000）和在蒙古的烏別爾河（Убер-Джаргалантэ）和阿措河（Ара-Джаргалантэ）上游區域（比例尺約為 1:850,000）所劃分的“單元景觀”，在分級意義上遠非是等同的。

國民經濟規劃和改定行政區劃的任務大大促進了自然地理區劃工作的開展。遠在 1918—1925 年就已出現了關於蘇聯各共和國、各省和個別大的自然區域的許多自然地理區劃方案。區劃問題與景觀學說有着直接的聯繫。但是，那時的自然地理區劃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據經驗進行，而缺乏總的理論指導原則。С. С. 涅烏斯特魯耶夫依據 Л. С. 貝爾格的地理景觀思想進行的舊奧倫堡省區劃^[2]，在當時應當認為是區劃的典範。

在蘇維埃政權的頭十年中，在景觀學領域中還沒有出現大的概括性著作。但是，上述 С. С. 涅烏斯特魯耶夫的著作仍然是值得提出的，這是第一個以通俗形式來敘述景觀學說的本質的嘗試。同時，這裡還應當提出 B. B. 波雷諾夫的一篇短文^[3]，這位作者在該文中進一步明確了景觀的定義，提出了關於不同等級的景觀的概念，特別是着重指出了景觀的動態性（динамичность）。

上述時期在景觀學歷史中的意義，首先在於景觀思想不僅在地理學家中和自然科學家找到了愈來愈多的擁護者，而且还第一次得到了實際運用。特別應當強調指出的是，20 年代的野外景觀測繪在發展景觀概念和使其具體化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三

蘇聯景觀學歷史上的第二個時期包括 30 年代與 40 年代初期（到偉大衛國戰爭開始以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國家的工業化要求進一步發展綜合地域研究。這個時期的野外考察提供了許

多成功地运用景观法来解决国民经济問題的新例子（其中应当指出 1932 年在 Л. Г. 拉孟斯基领导下开始进行的苏联天然飼料用地的調查工作）。但是，在景观調查本身的发展方面，我們还不能看到显著的进步，在大比例尺景观制图方面的工作强度甚至还有某些减弱。

同时，这时已經积累的景观研究經驗还没有人加以总结，而且存在着整理景观学各基本概念以至名詞的极大必要性。这时年輕一代的地理工作者成长起来了。他們开始从辯証唯物主义世界觀的立場来理解地理学的内容本身和地理学的任务；他們愈来愈勇敢地要求重新审查这門科学的基本原理和克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影响。上述原因說明了本时期所特有的那种对地理学的一般方法論和理論問題特別感到兴趣的情况。30 年代初，在苏联地理学中充滿了尖銳的方法論方面的爭論，这种爭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新的一代地理学家为反对赫特納思想而斗争的旗帜下进行的。

1931 年出版了 Л. С. 貝尔格的巨著“苏联景观地理地带”^[5]，它对于广泛展开自然地理学方法論問題和理論問題的討論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本书是系統地闡述景观学說的原理的第一次嘗試。Л. С. 貝尔格在该书中进一步明确了并补充了自己的第一个景观定义，提出了景观的例子，研究了景观与其組成成分之間的相互作用，談到了景观的发展問題，同时还指出了景观学的起源，強調說明了景观学是在 В. В. 道庫恰耶夫思想影响下在俄国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

在这一著作中，Л. С. 貝尔格对景观的理解极为广泛，把它看作是一般的地理綜合体；在景观的例子中，Л. С. 貝尔格既举出有規律地重复出現于同一地带範圍內的类型景观單位（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ая ландшафтная единица）（沼澤，云杉林，固定沙丘等），同时也举出有个体（不重复的）地域生成物，即区域（регион）（瓦尔

代高地，中西伯利亚高原)。这后一类例子与Л.С. 貝尔格的景观定义是有一定矛盾的，因为根据他的意見景观应当典型地重复出现于一定地带範圍內。

某些学者[М.А. 別尔烏辛 (М.А. Первухин), А.Н. 波諾馬廖夫(А.Н. Пономарёв)]注意到了这个矛盾，同时也指出了Л.С. 貝尔格观点中的其他一些局部的缺点。但是，个别地理学家則毫无根据地否定貝尔格的整个概念，同时这些学者不是从Л.С. 貝尔格的具体著作的实质出发，而是从他的个别的或者完全是不成功的定义出发。例如，Л.С. 貝尔格关于景观的“和諧性”的意見在很長時間內被认为是严重的方法論上的錯誤，尽管在我們仔細研究他的著作时我們会发现完全沒有根据来作出这样的結論。Л.С. 貝尔格对于科学体系及地理学在該体系中的位置等問題的观点与А. 赫特納观点的共同处，一点也不会損害景观学說(在景观观点方面，Л.С. 貝尔格与赫特納沒有任何共同之处)^④。但是，这却使某些醉心于批評的人有借口来責备Л.С. 貝尔格有赫特納的思想。而赫特納思想在当时被认为是地理学中的反动观点和唯心主义的标志。某些“理論家”——其中一部分人甚至还是过去的景观学家(А.Д. 哥热夫)，不去了解苏联景观学的本质，而宣称景观学是地理学中

④ А. 赫特納把地理学理解为“地志学”(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他实质上并不是景观学家。Л.С. 貝尔格本人从1913年起就曾不止一次地強調指出自己的景观概念与赫特納的观点有原則性的区别。他曾經指出^[4]，不应当把赫特納的“地方”同景观混为一談。他在另一个地方写道^[5]：“不能同意赫特納的这样一种意見：地理景观学說不是別的，而正是‘普通地志学’”。接着他又解釋道，赫特納所理解的“地方”是沒有天然界綫的人为划分的綜合体。就在这同一个地方，Л.С. 貝尔格还批評了德国景观学的代表人物З. 帕沙格和 А. 彭克，他批評他們把景观理解为彼此不是由相互制约性联系起来的各種偶然性要素的机械組合，批評他們否認景观界綫的客观性質等。Л.С. 貝尔格一直強調指出，景观是客观存在于自然界中和有天然界綫加以区分的。这就是 Л.С. 貝尔格和所有苏联景观学家的立場同某些资产階級地理学家的观念的根本区别，这些资产階級地理学家把景观解釋为純邏輯的概念，后者可以恰当地用来对各种各样地理事实进行分类。

的资产阶级的学派和唯心主义学派。这些“左的”观点经过很长时期后才被揭露出来，它给苏联地理学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这个时期，由于一些地理学家进行脱离具体野外研究经验的纯粹推理，所以往往导致臆造的、抽象的概念，这不仅出现在景观学的反对者中，而且也出现在景观学的拥护者(М. Д. 謝苗諾夫-天山斯基，部分地包括А. А. 格里哥里耶夫)中。А. А. 格里哥里耶夫从30年代初期开始曾经写了一系列著作来阐述普通自然地理学的问题，并且在科学中加进了许多宝贵的原理，其中包括他提出了关于地理壳的概念；他特别注意研究地理过程和在地理学中运用定量分析的必要性。但是，他的自然地理过程概念具有很大的抽象性质，因此这个概念的弱点后来受到了批判。

虽然30年代的地理学理论的发展具有复杂而矛盾的性质，但是景观学说不仅没有丧失其自己的声誉，而且还为许多新的原理所丰富起来；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阐述景观学说的理论著作。

这时，М. А. 别尔乌辛试图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来建立景观理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22]。М. А. 别尔乌辛第一个试图从理论上总结20年代的地域研究经验。他认为景观[或“地方型”(тип местности)]的类型学研究和制图是景观研究的基础。М. А. 别尔乌辛曾经正确地认为，自然地理区(физико-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район)是“一定地域型(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й тип)的有规律的结合”，同时地域型的划分和制图可以为区划提供客观的基础。

1933年，М. А. 别尔乌辛在第一届全苏地理学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苏联景观制图的报告^[23]。他在报告中简略地叙述了编制景观图的历史、景观图的意义和编制方法，同时还叙述了景观图的分类。М. А. 别尔乌辛号召展开景观制图工作和拟订全国景观测绘计划。可惜，这个号召在当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

同时，М. А. 别尔乌辛还编写过苏联景观学发展史概述^[24]，可